

烟蚊记

□ 王保利

当夕晖由橘红渐变为黛蓝色,那一颗颗星星便睁开明亮的眼睛,开始倾听人间故事,我们家属院烟蚊子的浓烟袅袅升腾,弥漫开来,拉上夏夜的帷幔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期,虽说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,可人们渴望更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还比较贫乏。就说夏夜吧,那时由于电器化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,电视是人们的梦想,电风扇是人们的梦想,就连停电也成为人们的梦想和奢望。

令人纳罕的是,太阳已经归隐,可夏夜依然酷热难耐,屋里热得如蒸笼一般。只能这样比喻,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桑拿房。于是,晚饭后,一家人,一排房人,一个街道的人,都会把屋外放煤的水泥台用水冲一下,铺张凉席,摇着蒲扇,直接躺在石台上,以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来消夏,以这种最环保的方式来与暑热抗衡。

天上的星星也察觉到,随着人们一个个坦胸露背走出户外,那些发现猎取目标的猖獗蚊子顿时喜上眉梢,个个请缨跃跃欲试,“嗡嗡”请战摩拳擦掌。一声令下,群起而攻之,表演起口器叮肤噬血之技法,或俯冲,或垂钓,或横向,或直立,肆无忌惮,得意扬扬。在烦人的“嗡嗡”声中,在满身被叮咬红疙瘩的痒疼中,一场“人蚊大战”便悄无声地打响了。

彼时,没有蚊香,也没有灭蚊片,更谈不上先进的驱蚊工具了。然而,因地制宜永远是人们取胜的法宝。用黄花蒿烟蚊子,是最佳的选择。

黄花蒿,也被称为草蒿、苦蒿、黄蒿、臭蒿、马尿蒿、野筒蒿等,这些名称反映了黄花蒿在不同地区和文化中的俗称,是菊科蒿属一年生草本植物。黄蒿,长得并不起眼,却蕴含着大自然赋予的神奇力量。它一米来高,上面布满了细小绒毛,像是穿了一件绿色的粗布衣裳。其叶片呈羽状分裂,似一把把小巧的羽毛扇子,叶面深绿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夏秋之交,黄蒿会开出星星点点的小黄花,散发着淡淡的辛苦气。《本草纲目》载黄花蒿,谓:“此蒿与青蒿相似,但此蒿色绿带蛋黄,气辛臭。”传统中药习称黄花蒿为“青蒿”,入药有清热、解暑、截疟、凉血、利尿、健胃、止盗汗、驱风止痒的功效。

我们居住的煤矿家属区,抬腿就到太行山下的白马门河边,这里生长着数不清的野草。一到夏天,尽管河里没水,可漫天遍野蒿蒿郁郁的野草,仿佛漫漶为绿色的海洋,翻波涌浪。在野草中,黄蒿绝对占C位,那时还没有这词,还是称坐头把交椅吧。因为它个头最高,面积最大,无人,不,无草能与之匹敌。

黄蒿,是孩子们喜爱的植物之一。我们可以躺在上面,松松软软地消遣儿时的时光;可以藏在里面,钻来躲去捉迷藏;可以趴在下面,演着伏击来犯之敌的游戏;可以折几枝蒿草,编一只伪装帽;可以拧成一米多长的蒿鞭,追来跑去扫打满天的蜻蜓……黄蒿,真是我们儿时不可或缺的宝。

只不过,这些都是小巫见大巫,黄

蒿还有大用场呢,那就是它不惜生命,换来人们的安宁。

父辈们劳作了一天,母亲做过晚饭还要洗洗涮涮、缝缝补补,采割黄蒿的任务自然落在我门肩上。一排房几个小伙伴飞也似地跑到野外,薅的薅,拽的拽。只不过,当时玩耍时,都是折细小的枝条,而此时蒿杆越粗越好,因为它耐烟。蒿杆越粗,根扎越深,一个人拽不出来,需要几个小伙伴一起用劲,伴着“一二三”的号声,一根粗壮的黄蒿被连根拔起。有时,刚下过雨,土地湿软,随着号声,黄蒿就拔出来了,我们几个也都摔倒在地。甩甩根部的泥巴,每个人都抱一捆黄蒿,有说有笑地回家了。

那些年的夏夜,不用大人交代安排,日头快落山的时候,我们都会自发地去薅黄蒿,直到后来家里有了电扇,安了空调,不在外面乘凉为止。

三

把黄蒿放到各自门前,进入烟蚊子的时间段。有必要介绍一下“烟”字,意为柴草未充分燃烧而产生大量的烟,或燃烧柴草时让火不旺不熄只冒烟。

还是入正题吧。点燃黄蒿可是技术活,初夏青青绿绿的黄蒿含水分较多,用火柴不易引燃,需先用废纸和刨花引燃后,将湿蒿架上去。随着噼噼啪啪声,黄蒿被点燃。稍燃片刻,需扑灭火焰,开始发挥烟的功能。

一缕缕蒿烟扭着腰肢冉冉升起,飘逸出夹杂浓郁的苦辛气味。张狂的蚊子可受不了这些,几米之内都不敢靠近,大多数蚊子识趣地及时撤退,有的蚊子却逞匹夫之勇,还想多叮食一口。殊不知,多待一会儿,后果很严重,闻到了蒿草的气味,它们立马熏歪了嘴巴,眼睁睁瞅着有人就是下不了口,最后被活活饿死。

黄蒿的烟味在炎炎夏日缥缈,思绪在酷热难消中延展到古时候烟蚊的细微末节。

庄子曰:“蚊虻蚋肤,则通夕不寐矣。”意思是,蚊子咬得庄老先生一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北宋欧阳修在《憎蚊》中说:“虽微无奈众,惟小难防毒。”可见,蚊子给古人带来的困扰着实不小。

的确,蚊子是一种叮人的昆虫,虽然其平均寿命并不长,但其对人的健康影响非常大,它能传播80多种疾病。因此,有人说,在地球上,再没有哪种动物或昆虫比蚊子对人类有更大的危害了!

古人对灭蚊也是煞费苦心的。蒲松龄在《驱蚊歌》中写道:“炉中苍术杂烟荆,拉杂烘之烟飞腾。安得蝙蝠满天生,一除毒族安群民。”讲述了驱蚊的做法。

起初,人们只是用湿土虚掩点燃的枯枝树叶,用其产生的浓烟来熏跑蚊子。这种方法多用于院子里乘凉。后来,人们发现用蒿草、艾草等燃烧产生的独特气味来熏蚊子的效果不错。再后来,有了“蚊厨”这种蚊帐的雏形。唐代诗人元稹用一句“蚊幌香汗湿轻纱,高卷蚊厨独卧斜”,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为躲避蚊子进入蚊帐,却又不堪闷热

而将蚊帐卷起的情景。

用黄蒿燃烧驱蚊子在民间很常用,因其烟雾不多,味道不怎么呛人,为古人驱蚊的最佳材料。

宋代大诗人陆游有关于蚊子的诗句,描述了古人以艾草驱蚊的生动场面:“泽国故多蚊,乘夜吁可怪。举扇不能却,燔艾取一块。”诗中描述了用扇子驱赶蚊子而不能,进而改用艾蒿来熏。

黄蒿在古诗中常被赞美,其独特的品行和生命力是诗人所青睐的。在张耒的《海州道中二首》中,黄蒿被描绘为秋日田野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,诗中提到的“秋野苍苍秋日黄,黄蒿满田苍耳长”,展现了黄蒿在秋日田野上的苍茫与生机。

四

世间万物皆有灵,沉醉岁月的慈悲,蕴涵生命的馈赠。从古至今,黄蒿都在默默地履职尽责。令人欣喜的是,2015年12月10日晚,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,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这里举行。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其发现了能有效治疗疟疾的青蒿素,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有意思的是,屠呦呦这次获奖似乎冥冥中早有定数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小雅·鹿鸣》“呦呦鹿鸣,食野之蒿”穿越了2000多年的障碍,似乎早已预言了这一切的发生。屠呦呦研究青蒿素获奖,真是太巧的巧合。

青蒿的名声大振,完成了从“蚊子草”到中药材的华丽转身。你一定会觉得,既然是叫青蒿素,顾名思义,那它一定出自青蒿之中。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,植物青蒿中竟然完全不含青蒿素这一化学成分。那么,青蒿素究竟来自哪里呢?享誉全球的青蒿素就是从黄蒿中提取出来的。因此,青蒿素还有黄花蒿素、黄花素、黄蒿素等别称。

反观现今大名鼎鼎的黄蒿在中医药千年的历史中,连费品资格都没有,因为它的苦味较大,很难当成青蒿来卖钱。老百姓只是用它来烟蚊子而已。正是青蒿素的发现,使得黄蒿摇身一变取代了青蒿的地位,一举成名天下。

寂寞山野报春早,遗失荒野无人瞧。甘为大地添新绿,独居寒径一丛蒿。如今的黄蒿,虽然独领风骚,可它们依然寂寂无闻地在旷野蔓延铺陈,自在逍遥。

怎么样,不单单能烟蚊子的黄蒿,在野草中,不占C位行吗?

